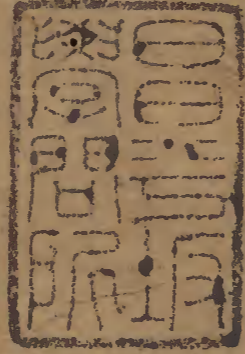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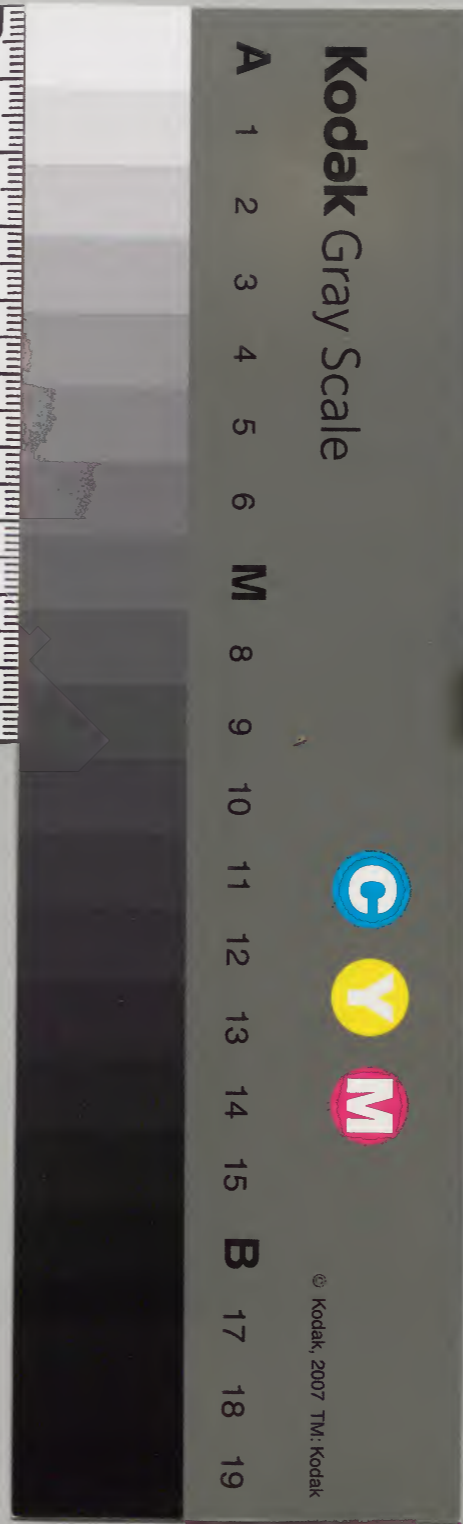
傳六十六之七十



庫文閣内			
三九	五〇		漢
函	二二		書
二一	〇二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2	
冊數	20 (18)		
函號	279	75	

十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後漢書七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
 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
 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
 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
 騎士損上林池籓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
 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廣求民瘼觀納
 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

言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明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

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謔言單辭轉

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

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

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所以中興之美善盡未盡

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

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

也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

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

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趙謂趙

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克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

聞顯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

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

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

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

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基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泥瀆

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

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

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

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

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

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

石續漢志來陽也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

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

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

物宜視事十年期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

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即引見賜食

五千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酒後詔書頌待居二歲載病

詰闕自陳困憊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

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宛人也初舉孝廉

一馬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荆

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術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

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

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

嘉靖九年刊

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言但倉卒避兵之

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壯

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士壽夢之少

子札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夫遠

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

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

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太末今婺州龍丘縣也

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石不到四輔謂太師太

公謂大司馬司徒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

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

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長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錄請編名錄延辭讓

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

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

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

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嘉靖八年刊

鑄作田器教之豨闢田疇歲開廣百姓克給又駱越

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音匹不識父

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五至五

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

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

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

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值侯戍卒音值初呼帝時漢

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傳於延

也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

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

左轉睢陽令九真夷人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

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

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之武威特

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以

紺繫之父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

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

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民畏寇

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令將

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其有警急逆擊

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
 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目錄吏
 子孫劉放曰案史當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
 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羗不
 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
 會辟雍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
 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詩音諾甘反邯名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興居

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

家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

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

擊之至遼東闕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

列侯闕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

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

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

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

决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决積久

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徑温縣入河

度河東南入鄭州入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

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年人庶熾盛緣隄狼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擁塞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

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初被兵

革方興力後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

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究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

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使景陳

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

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

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工吳修渠築隄自榮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

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直截溝澗防砥禹所致功之處也或云砥績山名也

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

上曰泗郭璞注不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

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

史如西京舊制十三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編乃以校尉王延代領

河堤謁者秋千石或名其官為都景由是知名王吳及

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

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

○劉放曰案此少一職字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

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

會時有神雀章帝時有神雀鳳凰乃作金人論頌

各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

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

孫叔敖所起陂田陂在今壽州豐縣東陂景乃

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懇闢倍多境內豐

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文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

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

皆有卜筮作事舉止於者龜而衆書錯絲吉凶相反

乃參紀衆家數補文書定禁忌兼送遺書之法若其

輿日相之屬前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

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

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秦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

人有寵末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

城門侯一。綺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

杜末止漢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

門也。劉歆曰注城而東頭第一門也。漢此解問陽

少開陽十五年拜騎都尉副射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習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

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有遵奉教化者

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更有過處罷

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

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

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

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襲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鄆人也鄆縣故城在今梓州鄆縣西南也父順安定

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晚而改節

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

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
在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
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
此顯名州舉茂才除温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
略討擊悉誅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
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
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
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
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

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叩道

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歛致奠以千數音

反說文曰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饗按於路更

問其故咸言平常挂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抄恒二其

半白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此懷物如此

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祀輒立歌而薦之府古樂

官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不冠從温補蜀人少行

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化

近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末初二年鄧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嘉靖帝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昌前書曰邑

不可交以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

百斤奉其子金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宣帝下

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李宣帝制詔東海太守

奉其餘祀政迹茂異今名顯聞孝宣皇帝宣歎歎惜而

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

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章句

純數名也詩人賢任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盡心奉公務

在惠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

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

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

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

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

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

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

令皆不稱職永平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

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左傳天

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晉文侯曰糾逃王慝杜預注云逃達也剔與逃通

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瓶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會稽陽

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

也昆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

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

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

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

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

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

少府荆少為郡吏死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

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担犯咎皆在

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

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守稱賢吾何敢相

侵因遂委去荆少譽益著太守黃兢奉老廉和帝時稍

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

薄脆薄猶薄也

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喪知禮禁

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

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

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

嘉靖九年刊

卷之六

二

均兄弟感悔天未受罪謝承書曰柳人謝弘等不養父
弟年有餘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
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孫毓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
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止虞有寡婦至孝養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
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
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

女長者

州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
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
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
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
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貨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詭責也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
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歿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
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止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六十六

七三

世

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

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臣前後七

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

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

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

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

壘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

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角人古桑曰此是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

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加之翮用乎將盡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

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

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

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

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思立微節不敢

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奉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闌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嘗竟

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六十一

二十四

富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遠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遠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劉放曰化之案丈之字當作人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貴執以是失大將軍竇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時異妻兒孫杜為沛相矩懼為所

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與意少悟乃止
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
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暲同心輔政
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
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湯請
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帝不省
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不省
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
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
順辭默諫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高祖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
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
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受公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
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
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解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
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陰有白首不入市井
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危維也老耄眉雜白也
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山在會稽郡也人齋百錢以送寵
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
年代黃瓊為司空以陰霧...
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
約省素...
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酒...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以...
病卒于家第方官至出陽

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
孫字正禮兄弟齊名稱曰平

原陶丘洪薦孫欲令舉...
復舉正禮曰若使明君用...
謂御二龍於長塗聘...
驥於千里不亦可乎

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
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

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
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

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
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

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
攜接叔養與同優劇甚得

名稱袁術遣孫策攻破繇因...
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
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菑...
陳留風俗傳曰章

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生澹然鄉里無知者至四未終召

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今至於果菜為限

雞家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居還就醫學其剽輕

游恣者皆後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慕

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

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

院為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

行教化以陳元凶惡不孝以其母計覽言元覽呼元請

非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憤觸乳驕子罵母乞今

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梟

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

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首勉孝景行也覽入太

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守窟室覽常

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

同郡壞郡房滿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
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以告郭林宗林宗
因與融齋刺就房謂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覽學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
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
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

謝承書童作良邾姑幕人也

今密州營縣

東北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
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
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
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道由是論者歸美
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
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
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
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
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

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

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

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

仕暗疾不及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

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木獨則魚喘令苛則人亂

非英故急轡御者理善章羊老子曰理大國推忠以及衆

漢自益蜀推忠恕以及於人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一失謂

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之懷我風愛求載遺賢沈約

載畢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

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傳

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執縱放實天下之

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以止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

音者此傳例為舉其大畧可謂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

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

情狂言耳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終

不心誠至其不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

健者則雄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

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千口故臨

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

於重文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

枉也窮極也言遷故乃積骸滿笄漂血十里

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

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吏雜舉長安中輕薄

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解衣凶服者得數百人

萬曆十年刊

後漢書卷之六

一

內太守捕郎中豪猾致温舒有虎冠之吏王温舒為中尉窮案姦猾
 論報流血十餘里也盡糜爛獄中其爪不吏虎而冠
 也哉前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也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也
 挫強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前書濟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都為濟南守至
 則誅閻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
 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後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
 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
 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雅爾
 謂曰兩婿相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劉

李膺等傳也

董宣傳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呼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劇縣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佐水丘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

天啓二年刊

史漢川傳六二

二

四〇二

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來乎升車而去時同刑
九人次應及宣武光馳使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
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
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
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
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
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
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駝乘宣於夏門亭候
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
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
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
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
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
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
白衣時滅亡臣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
諸大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以狀賜
間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賜
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

師號為卧虎歌之曰袍鼓不鳴董少平袍擊鼓杖也音
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
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
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
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傳

樊曄字仲華高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
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曰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
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餅一筒說文曰餅餅也筒竹器也帝德之不
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筒餅得都尉

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馬適盜

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

術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長縣屬河南郡故城在
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

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

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者聚衣裝道傍曰以付樊公

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男子夫所富勤力寧見乳

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不入冀府寺冀天水大

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

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為

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傳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

宣帝時傳經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

北召章置東曹掾，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

東郡故城也。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

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

謁，綱綱帶文劍，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譙飲

有頃，手劍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

破之。吏人遂安。遷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

免歲中，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

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典。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而據

營陵城，北海郡屬也。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史止

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劍怒曰：逆

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

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與歸郡以狀。上帝悉以

所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

周紆傳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

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

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猾更志除豪賊且勿相

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縣故城在今博平縣東也收考姦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示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

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

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

請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以自給劉放曰案

當作塹築為垣塹為坑塹也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

相廷掾惓惓嚴明欲損其威以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

門結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葦入城者悉猶門者

對唯有廷掾耳又問鈴下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外頗

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

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

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其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

本問貴戚若馬寶輩豈能知此貴戚備平於是部吏

望風肯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皇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嘉亭亭長霍一止篤篤

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諱詈怒口篤以表聞詔召

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

誅獄數日貫出貫赦也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

苛慘失中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

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

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官部刺史內免歸田里後貴

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仆也紆自

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約疾之乃上疏臣聞城文

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

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

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

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眾

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消流雖寡浸

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

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未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七

二

七

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傳

黃昌字聖貞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屬越州本出孤微居近

學宮數見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

文法仕郡為決曹續漢志曰決曹主罪法事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

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

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

之續漢志曰賊曹主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

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

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

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疆暴之人姓名居處乃

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比日奔走它境初昌為州

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之流轉入蜀為人妻其

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

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

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

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為二千石續書曰疑心

研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

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

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勒杖付獄案

嘉靖八年刊

後漢列傳卷之七

七

殺之遷為河內太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特
作天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大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傳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

泉州故城在今
雍奴縣南也

家世大

姓冠蓋球能擊劔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

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

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也常為

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

也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所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

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

賊殄破收郡中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

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

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

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

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

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皆罷

免之球坐嚴苦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

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奏罷鴻

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

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左傳曹翹諫魯莊公之辭也

案松覽等皆出於

微蔑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

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

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

殊恩蟬蛻滓濁

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反

是以有識掩口天

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

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

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

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

名乎光和二一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翊音吐盍反中黃

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

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

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

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

若汝也

死不滅責乃欲

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室萌口箠朴交至父

子悉歿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

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

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齒也孔安國注尚書縶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

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技淚曰

技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

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

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

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

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行

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

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

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

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

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傳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

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

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萬曆十年補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二

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

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

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名目罪夏月腐爛則以繩連

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

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

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

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

者蒙中犯劓者以楮著其衣犯贖者以墨蒙其體處叔

而畫之犯官者楮罪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蒙面也叔

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典皆叔上下相蒙左傳

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

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刻深之吏以暴

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能者

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

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

萬曆十年刊

後漢列傳卷之七

七 孫河

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袁安未嘗鞫人減罪安傳曰

南戶政號嚴明然未而猾惡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為

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仁信道孚故感被

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斯人散矣機詐萌作去殺由

仁濟寬非虛末暴雖勝崇本此言酷暴為政化之

之道尚為略也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終

後漢書七十七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七十八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

置官亦備其數闔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闔尹審門閭謹房室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

楚左傳曰呂卻畏偏將焚公宮殺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六十一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
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也著庸謂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既宋

薦鞅及相如也左傳

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

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刁即貂也

又曰楚各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

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

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子成公徐間其無罪乃亨伊戾也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

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

命大謁者張釋卿音義曰奄人也

談北宮伯子孝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

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

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

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應古不近刑人主

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

也用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

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祚幼弱而

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對反謂誅竇

憲憲惡也音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官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
 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
 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
 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皇
 雍等並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嵩蔡
 波排也族直清午意則參夷五宗夷滅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

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虎南面臣人
 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府署第館棊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仞珍羞嬌媿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
 雕文土木被緹繡緹厚也皆剝害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
 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衒達章昭曰古者帝刑必熏合之同敞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
 蠹政之事不致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忘士窮棲寇
 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
 旋元孽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李凡稱善

後漢傳卷之八

三

士莫不離被災毒實武何進位崇威近乘九服之譎怨
協羣英之勳力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
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艾夷無餘然以泰易亂亦
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帝也謂立桓魏武因之遂
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
其然矣此謂官官也言漢家初寶用官官其後終為官

鄭衆傳

鄭衆字季產南陽穰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
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
位鈞盾令侍實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
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
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
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
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鄭鄉侯食邑千
五百戶鄭音交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鄭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
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闕嗣闕卒子安嗣後國絕桓
帝延熹二年詔封衆曾孫石憚為關內侯

蔡倫傳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求平末始給事官掖建初中
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

盡心敦慎數化嚴顏王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
 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
 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
 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
 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
 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
 元年鄧太后以倫父左一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在
 全洋州與
觀縣東明月
 池在其側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
 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
 觀各雜校漢家法劉珍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令倫

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詔旨詔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
 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傳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
 叔之曹孫林父之後東觀
自此戶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
 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為文飾安帝時為
 中黃門給事長樂宮特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
 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元執金吾惺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
 廢平原王封閔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

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詹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雲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姓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

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
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
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
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
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
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
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
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隨車左右
以戟义其曾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又顯等送獄於廷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

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

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

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

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揚佗佗音陳予趙

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策脯又分與光曰

尚席直學通燈解劍置外持燈入堂臺門程等適入光

走出門欲取劍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劍欲還入門已

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堂臺門

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在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

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詰黃門令自告有司

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亦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埽滅

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平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程為謀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六十一

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

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相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

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平原縣孟叔為中廬侯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

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

況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

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陳予為下雋

侯下雋縣長沙反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

元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

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

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

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

到國怨恨憲對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

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

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

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放劉

案文少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

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尉傳音直也瞻望車騎程

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

嘉瑞九年刊

後漢書

子壽為潯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典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今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周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承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右識知其不終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變人景監今得臣舉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傳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菑前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

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
大長秋即位特進騰用事省關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
嘗有過其所選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
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
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
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
遂寢暠奏騰不為纖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
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
常侍力焉嵩靈帝時借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
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
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傳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官
河南平陰人惟音工負尺又音縮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
瑗為中堂侍官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
帝皇后黃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
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鴆
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
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
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宦衡對曰單超左官前

音當作肯

請河南尹不擬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
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
敢道於是帝呼超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
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
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
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復中孤疑中音丁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
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
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棺衛遷中常侍封

賜錢各千五百萬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五百
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
矣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馬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
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
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劉放曰案超贈將
喪明街二字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
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隣兩隣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
諸本兩或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窮耗
施於犬馬飾言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施於犬馬
飾言如志反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

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
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
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竄無異起第安為河
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愷弟
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
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
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劫其女歸戲射殺
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
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贖日矣
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所
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霍
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衛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璜率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
演因奏愷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
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愷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
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璜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
為都鄉侯立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祖入
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
侯

侯覽傳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滑違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楮玉與租稅覽亦上錄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雘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讞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

亂郡國復不得御也御進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喜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傳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音中黃門王尊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用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寺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蕃客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薨上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

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

朱雀闕何人不知言天下大亂尊節王甫幽殺太后常

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忘言者於是詔司

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豈不肯急捕

月餘主名不立不得書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

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

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

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

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

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辨釋之曰五百字本為伍

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

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

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

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

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

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陞

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

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

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
 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江撞晉書執奪璽綬迫脅
 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
 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
 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
 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愍盈積十餘年故頻歲
 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且無

狀昔高宗以雉離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
 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鹹截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
 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闢使守舟吳子餘祭勸舟闢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
 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羊公
 傳曰晉人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
 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
 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今
 昭公不從其言後遂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
 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

萬曆十年補刻

後漢書卷之八

二

祝正四百九十三

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婦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董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傳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

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祗簿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妒忠亦有趙高之禍未被轅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心黑而陛下不悟安授茅

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

金印紫綬重兼

言累積也相繼為蕃輔愛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瓊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并素餐私侍必知榮擢陰陽垂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巨誠知封事也行言之無逮所以有死于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正臣

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

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敵衣饑不敢食民有斯

危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

猶不能供晉楚文悉悉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

休咤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滕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况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

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

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

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

絕而當勞民單力未允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

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

丹青素壁郭璞注山海經曰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

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

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君如杆

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梳扁也音上之化

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

後漢傳

七

禽獸食民之甘土水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木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乘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蘭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耗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書陛下回受誹謗致讒毀故也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貧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繼

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照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也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費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穉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道行費中署內署也導有所入以為所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獻希之導引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廐聚太僕

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
 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
 姑息自弛而違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
 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貴以成功若無可察
 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
 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尉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
 書亦復不坐青實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
 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知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
 於自見故以鏡觀之
 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
 也

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
 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
 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
 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綽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
 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
 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志慄復諸
 三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秋辭自
 外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沒入財產焉時宦者齊隆丁庸

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志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舉九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察髦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傳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

年黜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書

侍封列侯與曹節上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乃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者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即以前書州刺史是持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十一

張恭韓程宋典下二人以爲中常侍壽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摧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筆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負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也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諤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今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疾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穴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請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額一

其價也 因復貨之於宮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

嘉靖九年

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諸所
 徵求皆令西園竊密約勅賜養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
 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
 錢大部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
 諧價然後得去諸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
 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
 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
 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人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
 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西園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

帝仍積其中也 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在

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
 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
 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求
 安候臺末安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
 曰尚姓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
 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
 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
 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
 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

車以引水渴鳥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悉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費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軍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所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以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也宗禋者其所斬有由矣三代以錢

色取禍故曰正文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羸氏以

霍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闈尹傾國成敗之來

先史商之矣商謂至於靈祀官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鼓榮無暉於門朕肌膚莫傳於

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

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

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

也強或敏才給對節巧亂實若良賀對順或借譽貞良先

時薦譽曹騰進邊韶持真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

真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達也謂貌雖似故能回惑昏幼

嘉靖九年 後漢書卷之八 二四

迷替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音替也

詐利既滋朋徒日廣

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

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

謂竇武謀誅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

以智屈社稷故其為遷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又

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巷職遠參天機

毛詩曰

伯作爲此詩巷職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

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後漢書七十八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

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

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

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

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士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

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古典遵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定于其中

嘉靖

後漢書七十八

一

後漢書七十八

音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支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徐廣與服雜注曰高九寸黑介幘金衣日月

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馬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

卿奉引大將軍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六乘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

中駟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寸六乘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

以旌頭為坐明堂而朝羣前驅也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入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言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其後復

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台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此受當作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

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

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傳席言不朋徒相視怠散

嘉靖九年刊

學舍類敝鞠為園蔬鞠窮也致兒莠豎至於薪刈其下順

帝感翟醜之言乃更脩醫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貢各十

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

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

會之以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

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

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

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來書經字以合

其松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

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古文謂石經

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

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

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

圖書大則連為惟蕞小乃制為滕囊滕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勝囊也

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草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

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

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

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

授沛人施雠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雠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

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

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

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末為高氏學母

姓也母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

立

劉昆傳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

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以容為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執

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

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甲方並轄出尤居前

風伯進埽兩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

莽以昆多聚徒眾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

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

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

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
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
守先是崑龜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
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
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待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
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
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
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中元二年卒子秩字君文傳昆業明徒亦盛末平中為
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傳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
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
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
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也鮭音胡泥反其字從魚亦以孟氏
易教授有名稱末平中為少府

任安傳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嘉靖... 後漢書... 卷之... 五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識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
仲桓聞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
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
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
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政傳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揚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取

禮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音懼驚乘輿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脅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吃讀即尺一出升政

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

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

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揚虛疾馬武武難

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

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

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勳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

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

嘉靖五年九月

武令為交友其剛果
任信皆如此也建初守宮至左
郎將

張興傳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後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
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
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學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
錄且萬人為梁丘家宗著於籍錄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
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傳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夫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知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
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
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
憑曰伏見前太尉西園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
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
欲復黨乎憑出自擊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
臣無害詩之節而有狂聾之言不能以尸伏諫詩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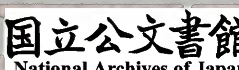
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如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鮮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

孫期傳

孫期字仲威濟陰成武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

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前書字伯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



侯都尉名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

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朝名朝

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傳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始立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

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

位始為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滎陽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後政稱

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

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城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

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卒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

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

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

死之後永為廢絕上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謝承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歙掾陳元上書追訟

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廡長

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奩字叔，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河鴻，仕為蘄長。續漢書曰：奩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奩翔翔。

牟長傳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貶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

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陰谷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後所能於事也。

宋登傳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

祠之

張馴傳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疾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志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初七年徵拜尚書遷六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傳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漢節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

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鏡

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尾雲太保屬滅鴻奏符命京言

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

一月甲子莽止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

宮之前殿臣與大保安陽侯莽等相天風起塵冥風止

得象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無獻者封侯承天命

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

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訛鄙別字頗類世俗

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問文增之曰君無口

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白畫為空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

損圖書敢不白畫為空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

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曰

肝忘食夜分不寢

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

相得也

說苑曰伯牙子鼓琴

琴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琴子期

琴屏琴鏡終身不廢故琴子期曰

之墓顧謂從者曰琴人至也其鼻端

若蠅翼使匠石斲

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壘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

為之匠石曰臣則

之死吾無以為質

矣吾無與言之壘壘有泥曼之也壘

音於各友壤音莫不反蠅翼薄也

平五年詔書捕異學周慮慮素有名

稱而善於敏敏坐

繫免官及出歎曰

瘠羸之徒真世之

有道者也何為察

察而遇斯患乎

劉放曰何謂察察察

文謂當作為言何

不曉為謂多相亂

周防傳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

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

崔男子二十冠自以年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

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一萬

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

入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信傳

孔信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

下世傳古文尚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信又嘗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

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信與崔篆孫駟復相友

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信發書歎曰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

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

子胥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勾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刺死口劉放曰駟曰然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

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

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筭及舟車官賣鹽錢信曰書

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儻謂不與之言而

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信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

書告駟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請吏受訊

信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

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

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

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

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

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

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歿即歿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

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歿

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

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

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

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戈不聽國政甲聖

俊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

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

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

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

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

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

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

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

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固

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

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

臨敞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
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
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纂所作易林也謂為不吉止

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
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
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
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
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
如十安帝詔行道術之士極陳變者乃召季彥見於德

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
權毋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
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
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

宣尼公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

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

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

國絕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美為崇
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
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
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三
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卷之九

五

王奉

夫子裔孫子德倫爲
褒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傳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
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
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傳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
號泣闕下不絕聲闈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
卽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
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威
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
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
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臭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富斷不斷黃
石所戒黃石公三零曰當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
言者猶塵加蒿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

嘉靖九年刊

卷之七上

七

七

書奏倫探知審事傲以求直坐不敬結鬼新結正其罪也

新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敦進志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

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

出補常山王傳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發遣倫乃

留河內朝歌以疾自止曰有留死一次無比行一寸

頸不見九裂不恨衆死也楚詞曰雖匹夫所執疆於三

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

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指志遂徵詣廷尉有詔

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

人事公車後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與北海牟融習大

夏矣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汴國桓榮習歐陽

尚書榮世習相傳收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

尚書遂顯于世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終

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七

六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七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傳

嘉靖八年刊

後漢傳六十九下

一

漢書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音卜曾祖父嘉以魯詩授
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
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
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博
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
賜錢及冢田

包咸傳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湖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
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師在右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
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
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
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
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
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
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

和帝

魏應傳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
 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
 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
 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
 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
 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
 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
 初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駙都
 尉卒於官

伏恭傳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
 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
 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
 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
 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
 為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

後漢傳卷之九
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
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
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
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
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傳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
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
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
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兒子造曰必致我尸於
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
之

景鸞傳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
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
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
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
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捷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傳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

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

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召馴傳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父建武中為卷令

立圓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

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讀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

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
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傳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
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

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

限年五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

今一入秩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

威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

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

下後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諧仁刻峻帝知其

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為政勸課掾史

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

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傳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
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請

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

制服曠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曠
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
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
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
卒於家

衛宏傳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
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
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
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謙抑宏作漢舊儀四
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
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
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
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玄是郡人故以為攷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取丘蕭奮
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
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
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
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

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讓遂撰漢禮事在讓傳

董鈞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庶子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庶子令一人秩

六百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

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

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及宗廟禮樂

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

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

年二十一除卒於家中與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

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

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

平安樂字公孫安樂即眭孟卿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

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傳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鄉人也東鄉今徐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

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
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
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官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
官

周澤傳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
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暹池令春公冠已稔恤孤
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大司馬
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
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
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
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至恭
未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
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
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
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嘗後
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為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
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
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
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
望數月復為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
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
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
又泥晉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

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傳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復音被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
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
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傳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是武中每臘詔

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

分內又欲投鉤字復取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

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

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

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

樓望傳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

有稱州間建武中趙節王擢望之

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

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丙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

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

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

程曾傳

程曾字季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十年年七十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

百餘篇曾五經通義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

張玄傳

張玄傳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
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
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以有難者輒為張數
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
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不責之
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
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
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
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顏氏宣氏不宜兼
顏氏博士下宜字因設宣氏無宣氏學蓋光武且
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傳

李育字元春扶風涇人也涇縣今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涇國所重固奏
詔薦育於驃騎將軍秉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
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
涉復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
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色言而多引

李育傳

後漢書卷六十九下

十三

圖議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
術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
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侯馬
廖子豫為步兵校尉
生殺善德講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
豫免廖歸國
於官

何休傳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充縣西南父豹少府

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

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任州郡進

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

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

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

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

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改

守城也左氏膏肓殺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

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

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傳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獲獲為虔河南滎陽人也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之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述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傳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川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傳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

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

好學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傳也杜畿為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劉放曰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為是仕為公車司

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

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

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尚父太公也毛詩曰

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鵠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為將也涖臨也鵠急疾

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

臥鼓之次毛詩曰載橐弓矢橐所以盛弓言今太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

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卜商言博通羣執周覽古今物

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

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噶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

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集陳庭史記曰

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磐矢長尺有咫陳潛公使問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之故府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果得之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

其或者未之祀也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有四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

伯會郟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

身如箕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

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

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之九

十五

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云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夏族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屬吏吏白霍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

險塞無由白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為祿故能而不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

煩哉史記曰白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而問於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為之亦若人矣繆公遺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及可慮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

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况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云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漢朝追匡衡於

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首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辭衡為議曹史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萬曆十年補刊

後漢書卷之九

三

五百九十四李坤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
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
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
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傳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
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
舉孝廉再遷除浚長卒于家浚音戾初慎以五經傳說
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皆傳於世

蔡玄傳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
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
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費塾者蓋布
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
士也就之
者不以萬里
為遠而至也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精廬謂讀之
舍廡擔負也其
者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

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

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

從而繡其鞶帨揚雄法言之文也前學者又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中也音

也音統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

徒無二專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誹誆之學各習

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誆誑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

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

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

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朝綱日陵國隙屢啓陵

選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疆之臣息其闕盜

之謀漢而自立高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

也以言政化雖壞而朝人不傾危者至如張溫皇甫嵩之

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也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

也暨乎剥撓自極人神數盡極大過曰棟撓凶撓折也

之數盡撓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

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跡衰敝之所由致而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九

七

後漢書卷之九

先師垂典文衰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
此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

子不通春秋之義者

賈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曰不知天之將喪斯文

其家崇也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陽相徵

千載不作淵源誰激或通或爾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

千載一聖不復作矣

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後漢書七十九下終

後漢書七十九下

文苑傳第七十一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前善延年字幼公川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恣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各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

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嚴庚去奢行儉於

後漢書卷七十九

後漢書卷七十九

一

一

帝王紀曰殷庚以在河地起近山川自相參次奉

不絕殷庚乃由漢在河地起近山川自相參次奉

成周之隆乃即中洛中周成王諸也遭時制

不常厥邑尚善曰不常厥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奔去阻院務處

平易不可夫五行之山周成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或據

山帶河并吞六國也謂夫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如項羽都關中彭城而高祖自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如項羽都關中彭城而高祖自

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

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

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

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排闥闔入幽谷闥闔天

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

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兩雅曰天子造舟

而濟也航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闕而東或謂舟為航

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三十一 二 孝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

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邠郊也

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

關作大駕宮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即高車廐於長安修理

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漶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

央規平樂觀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音麥平樂觀各建章宮名並在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

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客有為

篤言彼稻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潢汗音井喻小也潢汗

鳥迴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鳥迴音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

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

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畔音也霸自岐離國富人衍萃以并兼初開畔畔音也

祭虐作亂祭虐作亂

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于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于

秦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于將劔蹈滄海跨崑崙

難蕩滌于泗沂難蕩滌于泗沂

遂濟人遂濟人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

漢書

劉敬建議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躬履

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賤人以農桑率下

以約己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彜

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

食都肉之錢貴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鈎

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

君生於沮澤之中氏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

中國墜下獨立但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所無其校平城之解於平城七日故報之也

騎乘騎將軍勤任刺青霍去病將軍勇惟鷹揚軍如流

星毛詩口時惟鷹揚也長揚賦曰疾如奔星

匈奴王庭也長陽帝卷漠北叩勒祁連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也

繫關氏單于妻燔庶居灰珍奇康居西城國

今之員頓作鳴鏑釘庶蠹音離匈奴有左右

昆彌昆彌西虜傲倂書無傲字諸家並曰

西域國名也傳讀如此不知區區累驢馬死馬

鞭馱是駿馬也駃音決駃音啼拓地萬里威

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泉武并域屬國

嘉靖九年刊

地一侯五康注云襄煙玉門關捶驅氏楚家

也家狼猶孽擾也氏東攤烏桓蹂躪滅貊

也音吝也蹂躪也韓縣南羈鈞町水劔強越

也水劔謂戈劔將軍等下殘夷文身海波沫

也髮文身沫郡縣曰南漂梁朱崖武帝元鼎

也前書補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

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

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部東南兼有苗支

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

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

耳瑣周題綏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

甲瑣瑣注楚辭曰摧天督即天竺牽象犀惟

之屬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也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貫推之略越之倍父莫

稽頽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頽頽也

如奴虜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士之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

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政行

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

百者謂出二百年也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

章謂呂氏亂而文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

嘉靖九年九月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祭義農已來

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

鄧武王居鎬並在關中故曰有業也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廣

也秦都禹貢所載厥田惟上禹書康州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

海蠶生萬類涇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梗柁檀栳

蔬果成實畎瀆澗淤水泉灌溉王曰文曰洪濶稌稊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厥土之膏人

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金一節之間號為土田田相如鑿

也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水溉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

院塞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峪

在人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之關函

守嶢山東道窮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濟

隴靡偃西戎音推拒守稜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

無從杜塞谷口絕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

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警聲諸夏是和尚書曰

朔北方也城池百尺院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衿

故以喻之要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

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依路車關大山石塞

嘉靖九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千人弗地執便利介胃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

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

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十有二是為瞻睥

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并營也雍州田疇第一

又衍一者字用霸則兼并謂秦并先據則功殊

為諸侯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

而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進攻則百剋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困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

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圍篡器慢違倫忍猶盜竊也徒

以魏便莫能卒危卒倉假之十八誅自京師莽居攝

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持其綱維故致敗亡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

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口四夷

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

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

老父等也立號高邑舉旗四麾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

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虓虓注云虎之怒虓然也

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鳩首呼交反

魚刺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秦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

流白魚入于王舟王晚取出以燎羣

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
也剽割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
大乎山東響動

流沙要龍淵首鎮鄒龍淵劍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

越春秋有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

草邪劔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

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

也易曰成天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也而主上

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為之不安謂遠人也案

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

郡守將史歆及交趾徵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

下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癰州也遺猶也方躬勞聖思以

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平荒裔

信讀若夫文身自屏飲緩耳之主推結左衽鑿錫之君

曰申警前書尉佗椎紕和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鑿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

武羅穿耳以鑿耳鑿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鑿音

牛于反埤蒼曰鑿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

此並謂夷狄東夷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

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

曰上猶謙讓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

而未俞也荒裔之地不如無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

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

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思汪濊湛音沈易通

嘉靖九年刊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剛無風至立夏有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開闢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

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損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

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衡孔子遷然華容曰

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謂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

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

盈而虧是故聰明睿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天守之以節而弗失也

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

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與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

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破羌將軍以勇武稱

左將軍慶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杜謂

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

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

弔書讚十言女誠及雜又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

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

今許州扶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未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誅復
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蓋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述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勗勉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行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也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二迹武丁興商
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

之士謂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德積

傳說 重也 保膺淑懿績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

宗光此勳者中葉謂帝中興秩也言漢代序設高

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

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

後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

革濁清我濯漑言誰能革易我之濁佳能昭闇啓我童

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

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契闊謂辛苦也秩秩大

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

夫不怠越有黍稷秋情農自安乃其隱有黍稷也

云作者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二事敗

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如彼遵衢則

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

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君子

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

過往如流少有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

也言當自勗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密勿密勿也聿聿也

終始如一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

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七十一上

十一

王鳳

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過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時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傳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絕

不免喪終

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之

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王冠

王冠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嘗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

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丞書香代為冠之子也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
 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
 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
 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頑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
 誠願自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

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當
 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
 奏妖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上十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
 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
 軍邊事均量軍政官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
 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德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
 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
 伐木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深令耕種
 時被五年飢乃分不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晉之家各出義教勅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滌辜免
數月卒於家所著賦論奏書今此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侯屬北海永元中坐

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元憲論十

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

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

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乃詣東觀受詔作賦拜中書

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諸者僕射登珍

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

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

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

頌論數十篇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

生術隱處文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奏

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

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次錄注曰衆與衆里誄誄文

伯向為學長並遊官唯

又有曹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諸本持有作從一循者其以名珍一名寶南

陽蒸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

與校書劉騶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

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

詔珍與騶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

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平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龍傳

葛龍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

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

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

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

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較書

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天啓二年刊

後漢傳七上

七五

孝

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歿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相水溺歿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瓊之宗也少遊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
 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

道也周興三母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咨謀焉大姪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
 之行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姪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姪曰女有莘崇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宣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敘威無嫉妬也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卒成中興焉
 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
 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
 凡天子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天啓二年刑

後漢傳七

七

孝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女也世婦二十七人為
三女九嬪為一女夫人為一女凡十晉國之難禍起於
曰女后當一久故曰十五日一偏也

獻公履注云索盡也雌伐雄鳴則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

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並后匹嫡左傳曰

周桓公曰並后言其亂政也圯毀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

匹嫡亂之本也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

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

親而以番為司徒之官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寔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無無大也音呼

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或歸謂感姪已也紂畱它

其心縱毒不辜音福音福即蠅也此當作蝮音芳

諸父是殺孕子是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莖身

首分離王子比干而武王乃斬初天下後為人左傳曰螭魅罔兩

以輕呂之劍也初天天下後為人左傳曰螭魅罔兩

獸形故以此非但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矣

以權先笑後號卒辱殘母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

而笑後號說咷言切咷特橫勢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未嬉祭紀有於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

異靖九年刊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異靖九年刊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故築於南巢褒姒斃周周已亡殷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

廢章而立何後自廢主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弛主

父憐章北面臣誦於具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

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

充自國起兵公子章以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允因圍

主父宮章死成允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

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官中人悉出主父欲

出不得飢採雀驚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

感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於外后以巫蠱廢

霍欲燬子身乃罹廢孝宣霍皇后霍光之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幻色有歎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

無曰我能天人爾違忠生不德福有慎機者患害之所

固仗勳者危微臣也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

作白鵠賦以為風日讀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

各有司存天下云二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

琦對曰昔管仲相也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

過之吏劉放曰今將軍累世合輔任齊伊公伊尹

而德政未聞黎元嗟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

欲鉗塞士口杜故士一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異形乎冀

無以對因遣琦歸以除為臨濟長不致之職解印綬去

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

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妻子今

後漢書卷之七十一

見君賢者情懷忍心不忍也可坐自逃吾亦於此云矣
琦得脫走冀後竟所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吊論九咨
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傳

邊韶字孝先陳留汝南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
韶口辯曾晝日假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音蒲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
應時對曰邊為姓者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嘲者大慙韶之才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
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文苑傳第七十上終

後漢書八十卷上

嘉靖九年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卷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

放湯六升代孫也

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

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

其意

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

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歿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

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

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

足趨明威戮乎

趨急也讀曰促

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

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

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七下

一

吳成

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煩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
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
君子仕不為已
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豈以久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
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頰
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

天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六謂趙壹之
絳見融桑之下有司人宜孟與脯二貽拜受之不
食其故曰臣有母特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
去贖卿續也秦趙人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好
人過號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大子病所謂尸
慶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三際在會有關太
子蘇見設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
而精贖出千車軫說文軾車鍼石運乎爪爪古者以發
之注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今所賴者非直
車軫之精贖乎爪之鍼石也乃投之於斗極還之於司
命書曰祭司命使乾皮復含血君復被肉允所
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嘉靖八年刊

卷之二

二

黃地

班固竊為窮為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三戰冀原野罩

網加上機空在下註記曰毒網畢窮也也注云小而

前見蒼隼後見者繳彈張石而係箭羿子殼

左羿子謂羿也准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命飛丸

激矢交集干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塞頭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音先馬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

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

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禮記曰五帝殊

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

害不忍荼毒孔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為萬方佞諂日

熾剛克消二砥痔結駟正色徒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

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五媼名

執撫拍豪強媼音丘矩反撫拍相親偃蹇反俗立

致谷殃偃蹇驕捷懼逐物日富月昌捷疾也攝懼也急

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壤之依

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瑕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峻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

楚辭曰豈不憂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也安危亡於旦

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拖積薪而待燧榮納

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虫妍閃榆傾佞之類也行傾佞者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

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

義雖生而匪仔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

不可延左傳曰後河之清人壽幾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兩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辭倚門

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

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

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

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表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

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

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

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

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別坐者皆屬

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

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

自勉強許通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

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謝奈何命也因舉聲

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秦謂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

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重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陟乃與表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

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

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

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

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

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

也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

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七下

毛王五百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人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

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放曰正文仁

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表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

是君字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

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

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

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

思士謂孟軻也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乎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

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

教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薪而來曰嗟來

食曰余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

死神尼曰其嗟也誠則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疾動膝

可去其謝也請俟它日乃奉其情願誦來賦永以

炎壞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卒並

不就終於家初家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寧陽縣故城在梁丘縣南

梁丘縣故城在梁丘縣南

梁丘縣故城在梁丘縣南

宗室子孫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

以弟由相黨為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

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

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

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平蓋明智之

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

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

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

辭也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

以匡惡為忠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

稷楚恭王名先名故云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諸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謚法既過難改曰恭此違而得道者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

七

後漢書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于

君為此臺國人羅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

傳芋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

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宋王遇諸棘關以王歸王

縊申亥瑛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于

國案文多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

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

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

而往之入帳中而聞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

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也孟孫之惡

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天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

言石能除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

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季武子無適子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

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

命北面重席新鐸之召悼子降道之大夫皆起悼子

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寤與其構

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矣齊侯曰言以臧孫聞之見

動不穴寢廟畏人之效也今君聞言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氣如何乃不與田注曰臧紇知齊侯將獻不飲

受其邑故以先氣故蓋善其知義識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愚一也害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嘉慶八年刊

之仁不崇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事志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

眾事怨已而施行新政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進

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

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勃鞞以逆文為成勃鞞晉寺人名

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

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

言初雖逆文公傳殺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祭

後竟成之也傳殺以順厲為敗仲所逐後侵鄭及大

蘇以憎忤取進中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

吾所發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

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

德庚桑瑣諫風移礮礮礮礮也莊子曰老嫗之後有庚

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曰計之不足慮計之有餘

豈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

嘉靖八年六月

往勸誠身執經卷該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三令未行光和中
病卒孫楨亦以文才知名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知名轉為平原庶子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解見焉

所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粟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鮮寡存孤獨出德歸省刑罰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湖南岳陽府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次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歎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窮木土之枝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設長夜之淫

宴作比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陳蔡二國先為

楚所滅也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天啓三年刊
後漢傳三下

澤曹胤也高陽帝顯頊也帝系曰顯頊娶於滕隍氏建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文

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豷左傳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

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

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

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竭四海之妙珍

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

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蘭肴山竦

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激玄醴於

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

憂彌終也楚詞曰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

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

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偕聲淫堙心耳金石類

聚絲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裙釋名羅

衣飄飄組綺續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

群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

天啓二年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啓二年刊

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

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以輕逝兮

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

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乃

妍媚遽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

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咨

嗟柳下惠展季也家悟曰柳下惠姬不速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

淫樂未終清箏發徵激楚揚風箏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

絲竹兮飛響軼於雲中比日應節而雙躍兮比日魚一名鱒一名

主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孤雌感聲而鳴雄乘

鳥宿焉鳥宿焉離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

於是眾變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

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雍門周說孟

嘗君曰廣夏遠房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形以獻吳王毛嬙毛嫱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开

便娟以輝煖兮若流風之靡草淮南子曰今舞者便娟美儀操之以效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妙技單

收尊俎徹以設盤盤而麗也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也慮羗國之煩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

管仲之輔桓公將起世而作理焉沈酒於此歡於是羅女

嘉靖二年刊

樂墮臺臺心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舉英哥於仄

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音

反乃末百弊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

之絕軌崇成程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

王孫也納伍舉蘇維之諫罷淫樂聽國雖齊桓之一匡

豈足方於大持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爾乃育之以

仁臨之以明致皮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尊馳

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

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

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典魏志

傳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

龜所以知吉凶也雖振鷺之集西雅薛君章句曰鷺黎

以或加白之鳥也西雅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薛雍

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又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賢智駘亂夙孤不盡家訓剪髮為髻及就學廬

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

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

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

嘉靖八年刊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
 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匹者哉○劉向
 多一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環
 者乎○案文律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
 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
 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
 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
 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憤邑憂憤
 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前熬鬻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
 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幸

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也讓後以高
 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
 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
 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鄺炎傳

鄺炎字文勝范陽人鄺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
 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
 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崑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
 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
 忽誰能逐○案文炎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

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棄為典籍也貧賤者不通寒苟

由己志士不相天錄天所棄若蕭曹見名於圖書不須相

者所不知陳平敖里杜釋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比萬

鍾祿德音流千載功若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

波蘭榮一何晚嚴霜拜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文皆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詎崇浮華賢

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祖欲革漢士德改定律令絳

誼為長沙大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

尼為世陳四科炎後風病憊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嘉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屬植為之謀讀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

作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龔占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壽以莫

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

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

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傳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發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

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

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

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美於痾傲士故其宜也融

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

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四事諷諫靈帝異之特

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

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曰文武將隆

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度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易

不利即戎司馬穰首曰將受命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左

之日忘其家穰抱鼓節忘其身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

人作歌如鷹如鸛太公年七十遇文王毛詩天有六一

五將三門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發三地

有九變丘陵山川孫子九變篇曰用兵有散地有輕地

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有散地入人之地而

不深為輕地我得其地則我得其地三屬先至而得衆為備地

彼可以來為交地者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

入人地深為我色多為重地行山林阻沮澤難行之道

為泥地所入者隘所從歸者少彼寡可以擊吾衆者
 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通九變之利知
 用兵矣劉放曰注有人有計策六奇五間陳平凡出
 死地孫子注有人有計策六奇五間六奇策孫
 子口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賢也因間者因
 其弊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內其官人而用之也反間者
 因其敵間而用之也死間者為詐事於外令吾間知之
 而得於敵者也生間總茲三事謀則咨詢天地人之
 者是反輟之者也總茲三事謀則咨詢事而詢謀於
 衆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臣賢案前
 趙得廣武君李左車解其縛而師事之而此作周公大
 廣野案廣野君食其無韓信師事處蓋誤也周公大
 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石碣殺
 允濟寶曰周公上聖邵公太賢尚書曰威克厥愛也前
 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

存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先公高節越可求

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

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沮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門詔東

觀畫彪像以勸導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

蟠等病卒於官文草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傳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也今羸州鄭縣嘗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檄牋書詔又朝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嘉靖八年刊

文選卷之十一

十一

禰衡傳

禰衡字正平原

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荆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

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

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

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盍從陳長文

司馬伯達乎

陳羣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

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

將軍見衡曰文若

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魏志

衡見荀儀容但肉故可監厨也。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唯

善魯國孔融及弘

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乂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旁求四方以招賢

有能俾乂俾使也乂理也

俊昔孝武總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尚書帝堯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

陛下獻聖纂承其緒遭

遇厄運勞謙日昃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只不遑暇食言

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警謂不忘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

大曆三年刊

世

世

弘羊曆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張弘

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孫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

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杖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如讎國語楚藍尹登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

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鷲鳥累伯不如一鶚鄒陽上

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日路粹嚴家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七增四門之穆穆鉤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

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一月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

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

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飛

兔驟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飛兔驟曩

行萬里王良伯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

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

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

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

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

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蹠蹈而

日絞蒼黃之色也

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蹠地來前躡鼓足脚

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

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蹠並擊鼓杖也參

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

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

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

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容態有異

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

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

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

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

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

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

尺椀杖說文曰椀大杖也音陀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曰

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

禰衡賢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

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賔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無然爲駭無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行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葦陵

太守亦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歎公云等道歎公駕言也等道猶今言河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問事也解見者傳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

衡傳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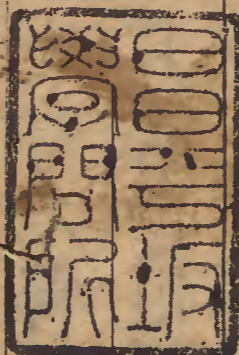
衡卽時殺焉躬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居於

而篇辭作斯抽心呈貌非彫非蔚宣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子彫斲也易曰君殊狀

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後漢傳七十下終

後漢書八十卷下

